

八十年代初，政府通過成立香港首間、亦是唯一一所培訓本地演藝人才的學院——香港演藝學院（下稱「演藝」），政府撥地興建校舍，而香港賽馬會則出錢出力，除捐款港幣三億元作為建校費用外，更負責建築工程監督，為本港藝術發展莫下了重要的基石。及後，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再撥捐港幣逾5,600萬元，為學院的露天劇場加建上蓋，改建成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，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全天候排練及演出場地。

演藝承擔著發展本地表演藝術的重任，為有志在表演和娛樂事業發展的人士，提供受訓和研習機會，課程包括戲曲、舞蹈、戲劇、音樂、電影電視、舞台及製作藝術。由1984年成立至今，演藝過去30年培育出的演藝界精英不計其數，其中黃秋生和謝君豪，兩大影帝級戲骨，份屬演藝同門師兄弟，今天齊來細味演藝的點滴及校園內的快樂時光。

巨星搖籃——香港演藝學院



興建中的香港演藝學院

1986年2月，時任港督尤德爵士（左）為香港演藝學院揭幕。旁為高登爵士、李福和及港督夫人。



（左起）時任香港賽馬會財政事務司兼香港演藝學院工程監督戴勒、香港演藝學院院長丁柏兆博士、技術事務系主任彭偉進及戲劇系主任鍾景輝。



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



黃秋生：三年的快樂人生



要形容香港演藝學院對我的生命有幾重要，我會話演藝簡直是鐵達尼號隻救命船，如果沒有那幾年讀書生活，我會沉淪。一直覺得戲劇、演員是一門專業，考入去就是為了學藝！還記得當年在亞洲電視當演員，知道演藝招生，覺得「好巴閉」，因全港只此一間，我同自己講一定要入去讀書！印象中第一屆有過萬名申請者，但我報讀那班只收 20 人，獲知取錄時開心到跳起。踏進演藝，感覺就像電影《我要高飛》情節一樣，校園內不時傳來小提琴聲、笛聲，同學邊行邊唱幾句 Opera（歌劇），角落有幾個同學圍在一起排戲練對白，望上三、四樓有同學在拉筋練舞，感覺好有型、好浪漫，人少地方新，但大家都充滿熱情和求知慾。

入學前在電視台工作，每當聽到傳呼機響都手心標汗，無「call 機聲」的校園生活讓我感到寧靜、舒服，半年肥了 10 磅。當時雖然無收入，又要問人借錢全職讀書，但無人鬧你、無人 call 你，同學

間相處好開心。試過大夥兒在更衣室煲飯俾保安發現沒收飯煲，又試過在天台打邊爐，當年窮，你帶沙甸魚，我帶臘腸，大家一齊分享。

在演藝最驚險莫過於差點未能畢業！有一學科叫 Technical Arts，學習與舞台有關的專門名詞，細緻到舞台上第一級及第二級樓梯都有不同稱呼，我嫌無聊，於是走堂，打算不考試，但 King Sir（鍾景輝）話全部學科及格才可畢業，當時心諗「死硬」，連筆記也沒有，唯有找同班最勤力的張達明借筆記，閉關鋤書一星期。幸好我的讀書方法夠老土，熟讀第一頁才揭第二頁，中途忘記了又會從頭讀起。結果考試正正是第一頁筆記的內容，成功過關，隔了兩天，King Sir 還派職員問我有否「出貓」。在演藝真真正正地讀書學習，是我人生之中最開心的 3 年。

謝君豪：演藝學院是我家

以前覺得讀戲劇好遙遠，屋村長大的年輕人明知沒有條件去外國進修，所以路過見到演藝的「地盤」覺得好雀躍。當時滿懷自信去報名，沒想過自己會是第一批被篩走！「懷才不遇」的我，曾決定從此不再看戲。後來轉讀護士學校，但是期間始終「心掛掛」，結果翌年還是捲土重來，終於獲取錄。演藝是香港首家培育演藝專才的學院，能夠入讀的都自覺是精英，我也不例外。記得 1986 年入學第一天，從金鐘方向行上往演藝的天橋，覺得自己「好勁」……

演藝有個露天劇場好靚（現址為「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」），是開放式的仿希臘劇場，當年在這裏學做希臘悲劇，劇場環境開揚，可以看到通往演藝的天橋，哪位同學遲到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非常享受校內自由自在的感覺，有時上課後躺在又厚又柔軟的紫色地毯上休息、看書，好舒服。那時學院初成立，學生人數不多，校舍、設備，以至制度都是新的，學生老師關係密切，排戲都可以直接在劇院綵排，讓大家熟習場地，正

式演出時就駕輕就熟。

演藝的好處是可以令一個有演戲天分的人得以發揮，因為系統化的訓練會幫助你走出一條好路。當年的老師 King Sir、毛 Sir（毛俊輝）、林立三和 Colin George（章賀麟）等，由演戲理論、思維、態度，以至動作等，他們都傾囊相授，而我們就像白紙一樣，不斷吸收新知識。演藝的訓練對我很重要，雖然畢業已 20 多年，但有時演出去到樽頸位，不知如何處理角色時，就會回歸基本步，想想昔日所學，問題就迎刃而解。讀書那三年最單純、最開心。

畢業後，我經常回演藝演出或欣賞表演，像回家般親切，舞台的環境好有安全感，站在台上望向觀眾席的感覺依然好熟悉。

